

资本逻辑与现代人的归属感

张春玲

(北京师范大学 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人作为社会关系的一员,总是需要其他成员的接纳和认可、关心和帮助、支持和理解,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归属感。人的归属需要随着人类的出现就已产生,但其作为问题而被关注和研究则是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在现代社会,资本逻辑将传统共同体庇护下的人带入城市,流动的都市生活催生了原子化的人际关系,使现代人普遍感觉到精神归属的缺失和生活世界的碎片化,一种无价值感、无目标感、无意义感笼罩着现代人的内心。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归属的向往构成了现代人的生存境域。

关键词:归属感; 共同体; 资本逻辑; 碎片化; 原子化

中图分类号: C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5)01-0065-07

DOI:10.13764/j.cnki.ncds.2015.01.011

归属感是现代身份认同的重要问题之一。已有的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身份认同概念、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的形成、现代社会的认同危机与分化及重建等问题上,而对造成现代社会认同困境的现实根源的研究明显不足。没有对资本逻辑的深入研究,关于认同的说明是不彻底的。从资本逻辑视域探讨现代人归属感的缺失问题,有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自我认同观,正确认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身份认同危机,有助于人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 共同体庇护下的归属感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人类自诞生在地球上之日起,就不断寻求生命的意义和灵魂的归属。在传统社会,人在自然界面前显得非常弱小,人要战胜自然,就必须团结在一起,结成群体进行活动,慢慢地形成最早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共同体。血缘共同体把一个家族的成员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人们在共同的血缘纽带中形成、继续着共同的情感体验和亲情体悟。“家”体现了个体家族成员的归属所在。在血缘共同体中,死去的祖辈会一直被当作看不见的圣灵加以崇拜,共同的敬畏维系着家族成

员和平地共同生活和劳作。随着血缘关系的扩展,家族成员数量的增多,具有相同血缘关系的人们逐渐聚居在一定范围的土地上,共同的聚居地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比邻而居的紧密联系,出现了传统的村庄和村落,血缘共同体发展为地缘共同体。在这里,人们朝夕相处,彼此相互帮助、相互关怀,形成了一种难以割舍的真挚情感。共同体成员间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感知,逐渐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构成共同分享的基础,地缘共同体又发展为价值共同体。某种共同分享的价值将人们结合在一起,具有相同经历和体验,相互认知、相互熟悉、相互信任的人结成了熟人社会。

在共同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每个人都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把自己的思想、情感、癖好、脾气、秉性全部展现给对方,大家彼此十分了解,形成深厚的感情。人与人之间的密切交往使个体从共同体中获得了稳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人们在共同体中生活着、劳动着、紧密地交往着,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共同的生活体验,在经常反复的共同体活动中形成了许多共同语言、风俗习惯和信仰体悟,它们通过练习、流传和遗传而变得自然而然、不言而喻。共同体生活的一致性有助于唤起人们的共同回

收稿日期:2014-09-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价值观视域下的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问题研究”(14JJD720014)。

作者简介:张春玲(1983-),女,黑龙江绥化人,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2012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忆,使人们感觉到自己有义务促进共同记忆和共同期望的理想,把自己的命运与祖辈、同辈及后辈连接在一起,使人们之间有一种心理上的“共生共存之感”,有一种休戚与共之情。每个人都意识到在自己之上有要我们共同去敬畏的人,在自己之下又有需要去义务帮助的人,大家都不会去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而更多地去关注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形成奉献精神,每个人都可以无条件地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那里获得接纳和认可、支持和理解、关心和帮助,这就为个体的心理提供了持久的、稳定的依赖感、安全感和归属感。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描绘的:“共同体就像是一个家,可以遮风避雨,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共同体中,我们相互很了解,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所听到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可以放松,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并且几乎从来不会感到困惑、迷茫或震惊。我们相互之间从来都不是陌生人。我们能够相互依靠对方,如果我们跌倒了,其他人会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没有人会取笑我们,也没有人会幸灾乐祸。如果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可以坦白、解释、道歉和忏悔,人们会满怀同情地倾听并原谅我们,没有人会怀恨在心。当我们伤心失意的时候,会有人紧紧握住我们的手。在共同体中,我们的责任是相互帮助,我们的权力是希望我们需要的帮助即将到来。”^[1](P2-5)]

二 资本逻辑: 共同体的颠覆力量

共同体生活的稳固性为个体成员提供了确定的个体身份和稳定的生存体验。个体在共同体中的身份就像与自己的肉体一样有机和自然,个体被牢固地固定在共同体之上,个体对共同体过度依赖,缺乏个体的独立意识,束缚了人的自由和发展。所以,在现代性面前,传统是要被推翻的。工业社会改变了传统社会。安东尼·吉登斯用“脱域”一词来定义这种改变,工业社会使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新的关联中‘脱离出来’”^[2](P18)]。

以生产集中化为标志的工业社会,将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乡村共同体汇聚到现代都市中,数以亿计的大量人口被投放到一个以竞争、合作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工业社会在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打破了乡村共同体固有的宁静和祥和,打乱了人们内心的充实和安宁,亲密的、面对面的关系被摧毁了或削弱了,个人及个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制于工厂、国民经济、城市和民族

国家等大型非人格化群体。家庭生计不再是自给自足,而是要依赖于家庭成员的工作和工资,工作日益成为个人身份的源泉,个体身份需要由其职业选择来定位,需要在机器节奏的控制中被塑造,职业角色成为个体身份、思维和收入的标志。

工业社会的这种生产集中化过程背后的力量是资本。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伦理关系,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人的社会化联系。资本生产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汇集到资本生产中来,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身体拥有自由的支配权,才能与现代机器相结合,进而创造出大量的生产力。正是资本通过“自由意志”的雇佣劳动、通过交换、发展科学技术而不是专制的方式把人力、物力一起组合进社会化机器大生产,并通过发展交通、信贷、通讯、网络、传媒、自由竞争的方式征服了时间和距离,加速了资本积累和生产集中。资本把所有的人都纳入到资本增殖机器运转中,被纳入到资本逻辑中的人们必须遵守资本的运行规则,这就导致了社会伦理关系的货币化。

(资本)把一切传统的田园诗般的亲密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将一切神圣的情感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它也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都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它甚至能撕下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家庭关系也变成纯粹的金钱关系。”^[3](P274-275)] 资本将由血缘亲情、地域联系、价值分享而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关系通通代之以资本逻辑运转中的交换价值关系。资本肢解了传统社会复杂的伦理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化,同时也瓦解了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引发了人们内心深处对货币和良心、市场规则和内心情感等问题的纠结、矛盾和困惑。在血缘、地域的基础建立起来的亲情、乡情被抽象化、制度化的市场规则所取代,人和人之间亲密无间的情感交流被理性的、审慎的经济契约关系所替代,宁静祥和的共同体生活被彻底打破了,传统的风俗、习惯等价值基础被消解了,家庭、村落等血缘、地缘共同体所承担

的传统功能被剔除了。对于个体而言,他必须自己选择生活方式,作出生活抉择,从而使我们的行为及行动准则更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而不再受制于一种共同伦理文化的集体观念或集体意识,人们再也无需考虑他们自己要从属于哪个整体。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宗教同道都已无法或不足以给他提供精神支持了,再也没有颠扑不破的真理和价值,再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工作和生活,再也没有亘古不变的友情和亲情,人们必须到处去找寻和奔波,不断以变化的方式应对现代社会的不稳定感和不安全感。思考方式上的自恋和行为方式上的以自我为中心成为现代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的重要特征,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由一些独立自主的、各行其是的个体的聚合,他们的自我实现,让人感觉不到可以增进人际交往的凝聚力”^{[4] (P32)}。

三 现代人际关系的疏离

1. 现代人生存的碎片化

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体现为一种新的空间聚集,即都市生活。生活在都市中的男男女女都试图成为现代社会的主体,现代人设计建造的城市是他们试图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家的一种尝试。对于现代人来说,建设一座城市是现代人的一个积极的、创造性的尝试,对城市的设计体现了现代人的希望,对现代性的希望。但是,要住在里面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现代人害怕他们正在建构的高楼大厦,因为它给人一种沉闷感,个人处于其中会感到迷失,会感到孤独。都市生活既带给现代人物质充裕的震惊和空间压缩的便利,也带来了生活节奏加快的压力及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现代都市生活是一种碎片化、感官刺激、物质性、丰富性、瞬间性、易逝性的汇合。”^{[5] (P57)} 经历过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每个人都会深深体验到经验方式、时空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城市生活揭开了一些独特的现代性创伤,可以使坦率地对待现代生活所具有的分裂和无法调和的矛盾,使我们丢掉现代主义给我们套上的光环,重新发现我们自己。

“瞬间印象”充斥着都市人的生活态度,感性、轻浮、世俗、短暂代替了理性、执着、超验和永恒。都市人放纵感官享受,让感官尽情地追求刺激,他们“凭借身体的放纵来弥补生活的苍白和平淡,在最狂放、最令人眩晕的娱乐和性生活中获得宣泄和释放”^{[5] (P59)},用放纵的生命弥补精神的空虚。都市人试图通过身体对瞬间快感的体验来感受生命的存

在。大量的新体验蜂拥而来,任何想要享受它们的人必须乐意根据自己的听众改变自己的原则,每走一步都要调整自己的精神。人必须学会并适应不断的邂逅。在卢梭的浪漫主义小说《新爱洛绮思》中,主人公圣普罗伊克斯是今天从农村到城市的千百万年轻人的一个原型。他从城市写信给他的情人朱莉,写他在城市生活的体验,他说:城市生活“是一些小团体和阴谋小集团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各种偏见和相互冲突的见解不断的潮涨潮落……每个人都不断地把自己置于与自己相冲突的境地”。在这个世界里,“好的、坏的、美的、丑的、真理、德性都仅仅具有地方的和有限的性质”^{[6] (P18)}。“我开始感觉到这种焦虑和骚乱的生活让人陷入的昏乱状态。由于眼前走马灯似地出现了如此大量的事物,我感到眩晕。在我感受到的所有事物中,没有一样能够抓住我的心,但它们却扰乱了我的情感,使我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应当归属的对象。”^{[6] (P19)} 他对初恋情人重申了自己的承诺,他非常渴望坚守某种坚固的东西——自己的内心,但他很害怕“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次终于会爱上谁”。随着现代社会流动、地域流动的加剧,导致了现代人的精神焦虑和骚动、眩晕和昏乱,导致了道德界限与个人约束的破坏,导致了现代人的自我放纵和自我混乱。

2. 人际关系的原子化

在传统乡村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是血缘、地缘的结合,而现代社会人际关系是相互独立的个人的一种原子化的并存。现代人丧失了传统的连续性,成了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现代人“自由了,但这也意味着:他是孤独的,他被隔离了,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苦伶仃地活着,孤零零地面对这个世界,就像一个陌生人被抛入漫无边际和危险的世界一样。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全、无力量、怀疑、孤独和忧虑感”^{[7] (P87)}。

现代社会的开启体现为传统的共同体生活被现代都市生活所取代。“都”在古时指皇帝住的地方,“市”指商品交换的场所。现代社会通过频繁的商品交换使人人都过得像皇帝一样,他们自由了、崇高,通过交换行为体验着他的自由和崇高。这样,货币作为无风格、无色彩、无特点的存在支配着现代都市生活,成为现代人的终极价值追求,它改变了人们对于外部世界的体验和认知方式,成为一种绝对价值存在。除了货币价值外,其他一切事物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隐退到了人们观

念意识的底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活于都市中的男男女女变得越来越精于计算,“货币经济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算术问题,以数学公式来安置世界的每一个部分”^{[5] (P57)}。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高度务实和残酷无情的,金钱成为衡量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由血缘纽带和地缘纽带维系的人际温情通通要让位于冰冷的、抽象的货币符号。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金钱造成了人在快速生活中的迟钝,在日常忙碌中的傲慢,在拥挤空间中的粗暴,在狂热追求中的冷漠。城市人变得斤斤计较,相互猜疑,只能通过契约关系来约束彼此,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只是服务和回报之间的权衡,甚至连爱情关系也是如此。以至于现代爱情“似乎与那些所谓的长远目标、一生的规划、持久的义务、永久的盟友、不变的认同等都已相去甚远,以至于一个人无法与人合伙筹划未来。家庭关系也是如此:在‘爱河交汇’的时候,相互聚集在一起无非是为了各有所图,往往始于美丽的承诺而‘终于可怕的伤害’,今天的亲密结合很有可能增添了明日的怨恨”^{[4] (P55)}。

现代社会高度抽象化、制度化的体系建构是为了给资本以安全感。为了维护资本的稳定运行,现代社会发展为一个抽象制度化的社会,这种抽象体系也给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前现代秩序所缺乏的安全感。如现代人的旅行同三四世纪前的冒险家的旅行要安全得多。旅行者只要准备护照、签证、机票和钱就可以了,并不需要掌握实际路线等技术性知识。现代人从银行取钱或存款时,一般不会有安全方面的顾虑。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故和未预期的后果,但那只是偶然事件。抽象的现代制度体系是提供日常生活中的安全的普遍性条件,而这种抽象体系又是建立在现代人之间信任感缺失的基础上的。信任感本应是自足的,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2] (P30)},而现代人则更信任抽象性原则、技术性知识、制度性体系的正确性。在前现代社会,对自我认同的周围环境(本体性安全)的基本信任是从对个体的信任中派生出来的,这也是在共同体生活中信任他人的需要。艾里克森指出:对个人的信任建立在回应和相互关系之上,相信他人的诚实是自我诚实和可靠感的最初来源。因此,抽象体系不可能满足个人信任关系所提供的相互性和亲密性的需要。在抽象体系中,信任被设定为相信非个人原则,个体通常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来表明自己是值得信任

的,是它们提供了个体和体系信任之间的联系。现代性的发展粉碎了传统的“连续性”形式,又重新定义了人和人之间的联系。公共领域的过于制度化是建立在现代人内心的不确定和不安全基础上的,现代人缺乏信心,人和人之间缺乏信赖,个体因失去了共同体庇护下的固定参照而变得忧虑,主体哲学发生了转向,从客观精神世界转到自我本身去寻求意义和价值。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制度侵占了社会生活的大片领地,耗尽了它们曾经有过的意义丰富的内容”,现代生活受到“工具理性”价值的限制,私人领域被弱化了,变得混乱不堪^{[2] (P101)}。霍克海默也指出:在资本体制下,“与那些掌握权柄的人的计划相比,个人的原创性只起到了相当微小的作用”,个人之间的关系“至多只是一种爱好,一种休闲时的琐碎”^{[2] (P101)}。

资本逻辑的运行要求把人口集中到城市生活,在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的作用下,资本会把各种生产要素集中到最赚钱的行业,当然也包括人口,这使现代生活表现出了巨大的流动性,导致了现代人生活在一个来路不明的社会里。城市成为了一个陌生人的聚居地,而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多半也是没有将来的事情。一个北京居民,平均每天上下班的活动范围可能有50公里,一些个体几乎从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或邻里共同体,很多人从不与邻居交往。现代社会,由于就业压力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不得不选择到私企和民企工作,然而,在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中,这份工作只是一块跳板,他们在这里为的是边工作边努力提高自己,等待机遇,再谋求一份理想的工作。这样的思想会影响到与同事之间的关系,谁也不会与谁走得很近,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大家都带着面罩,以一种客套的方式交往着,这种交往方式不含有任何情感因素。当有人跌倒时,有可能遭到别人恶毒的嘲笑;当有人犯了错误时,有可能一些人会幸灾乐祸;当有人伤心失意时,有可能没人理会。没有谁需要对谁的情感负责任。都市人之间的接触只是非个人的、表面的、短暂的、部分的。人与人之间像是隔着一层面纱,谁都不会将自己内心的真实世界展现给别人,因为按照现代性的原则,这是私人领域的事情,他人无权进行探究和了解。路易斯·沃思指出了城市生活缺乏个性的特征。在占有性自我和利己主义观念主导下的现代人对他人抱有一种敌视的态度,他们剥削他的雇工、欺骗他的顾客、诋毁他的竞争者,甚至背叛他的亲人,他们羡慕、嫉妒、愤恨那些

比他占有得多的人和防备那些比他占有得少的人。但是,他们又必须理性地驱逐他的这些真实情感,乔装成是一个真诚的、友善的、可亲的人,像所有的人那样面带笑容,装作若无其事。受到“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洗礼过的现代人更喜欢卢梭式的绝对自我的独处的悲壮,或伯克式的政治假面具的集体性伪装的舒适。鄙视并且害怕与他人的联系会威胁到自我的完整的个人主义。

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对他人的信任是凭借一种有距离的社会关系得以建立起来的。在传统社会的共同体中,友人和敌人之间有着非常明晰的界限,不存在与非亲非故的人普遍交往的领域。而这些领域却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传统社会,友谊是建立在真诚与荣誉的共同价值基础上的,被看成是建立与他人稳定的可靠联盟以反对外部敌意团体的手段。真诚是“在特殊而紧张的情况下区分朋友和敌人的界限时备受赞誉的品质”,“荣誉规则事实上是真诚的公共保障”。现代抽象体系的极度扩张改变了友谊的性质。友谊成为一种再嵌入的模式,它没有被直接包含在现代抽象体系之中。“朋友”的对应词不再是“敌人”,而是“熟人”“同事”或“陌生人”,荣誉被忠诚所取代,真诚被真实性(对他人开诚布公和没有恶意)所取代。“朋友不总是说真话的人,而是能保护他人的善意的人。‘好朋友’意味着他的友善即便是在困难时刻会随时出现”^{[2] [P104]}。现代社会促进了个人的选择和自由,也使维持持久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困难,个人很容易摆脱那些让我们感到不快的人际关系,也平添了对他人是否可信的疑虑,增加了我们对别人的防范意识。现代人逐渐被推向一个既冷酷又充满敌意的世界,人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原子化的关系。个体间的结合只是纯粹工具意义上的,因此,个体会感到孤独、迷失、焦虑和忧愁,变成游荡于都市的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3. 集体性情感的缺失

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度,个性化、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成为信息时代的特点,人际关系也随之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工业时代的生产以机械化、自动化、流水线作业为特征,因此,要求集中化的生产,要把人、财、物等生产要素都集中到生产中来,将农村人口汇集到城市,并安置在其工作的工厂附近居住。而信息时代的生产则是以知识、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以对个性化需求的满足为目的,以分散化生产为特点,经济形态向服务性产业和

信息产业转化,“灵活性”“弹性工作”“临时性”成为劳动力市场和工作方式中的流行语。借助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信息时代的人们实现了居家办公。居家办公者可以灵活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进而实现有效的自我管理。对个体而言,这种工作方式减少了上下班的劳顿,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在家工作也更加舒适、更有效率。居家办公是一种弹性工作方式,它在给个体带来了很大的自由、很多的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问题,最主要的是导致了工人之间的共同感或集体性情感的缺失。没有直接的、面对面的情感沟通 and 交流,也就建立不起来工人之间兄弟般的感情,居家办公使工业社会中那种人和人之间的经常性的接触、密切的往来变得不再可能。

时空压缩是信息社会最显著的特点。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弹性工作形式又发展出“远程工作”形式,现代企业以合同分包的形式雇佣居家工作的自由职业者通过“远程合作方式”完成工作。远程工作形式可以为雇主省下租用办公室和生产场地的费用成本,因此,企业非常愿意并尽量让雇员成为“远程工作者”。这使人们的工作经历越来越偏离集体行动,分散在各地的雇员们便不会形成共同体验感和稳定感。还有一些企业采用弹性坐班方式,由于平时积攒了好多工作,所以,员工在到班日要抓紧时间把所有积攒下来的工作做完,完成自己的工作就走,很少有时间与同事沟通。每个人只做自己分内的工作,同事间缺乏密切的互助与合作。

现代企业劳动力分层严重,科技精英统治着现代社会,他们的权利来自于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知识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现代企业会按照员工的知识水平将他们划分为骨干力量和普通员工。拥有较高知识水平和掌握核心技术的员工被归入核心劳动力,他们往往有很强的适应力,能够完成多种不同的生产任务,他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智慧更多,得到企业的回报也更多,企业更愿意在他们身上加大投资,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也比较稳定,能够享受到社会的各项保障和企业的福利待遇,有接受培训和继续深造的机会和较高的工资待遇。他们会变得更加难以替代,他们的地位也会得到不断的提升。因此,他们对企业会比较认同,有较强的归属感,并能从工作中获得持久而稳定的成就感。相反,那些没有较高知识和技能的非核心劳动力的员工,属于企业的一般成员,他们从企业得到的只是劳动力工资。他们的工作往往

是非全日制的或短期合同制的,他们总会发现自己受到企业的歧视,得不到定期的职业培训,享受不到企业的福利待遇,甚至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和退休金,最终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这个“大老板”了。所以,这些一般员工的成就感、身份感和归属感不是很强烈或几乎没有。这里要强调的是,企业与核心劳动力的紧密联系是建立在企业对核心劳动力信任的基础上的,确切地说,是信赖或者说是依赖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是企业不得不信赖他们。现代企业推行内部竞争和劳动力的个性化,利用员工的个人动机,提供一系列与个人能力和绩效挂钩的奖励办法,让员工潜心工作和付出,这一切似乎像是企业主蓄谋经营的、为确保劳动力更加顺从和更富有生产性的策略。与绩效挂钩的薪酬方案也把企业的劳动力进行了分层,在员工中造成了紧张和不满的氛围。如今,这种激励机制已被引入公共部门,如学校对老师的考核,引起了教师们的相互比较、勾心斗角。

现代社会集体性组织的缺少导致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贫乏。在工业社会,工会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工会不但能把人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也是他们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的源泉。如今,由于跨国公司的建立,人们的工作场所的不断变动,已经难以建立工会组织了。奈杰尔·哈里斯指出:虽然资本在全世界流动,但很难说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企业与工会日益一体化,缺乏强有力的独立的工会运动,此外,现在很多人只是为了个人的经济目的加入工会,工会已经不能再把人们紧密的联系起来,并形成工人共同的价值观。工人之间的协作行动往往是企业经营出来的,而不是自然协调而成的,因此,是不稳定的且脆弱不堪的。所以,现代工人不可能过多地依赖于工会来改善自己的工作境遇,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奋斗,只能靠打好多份临时工,来独立地面对工作的越来越不稳定性。为了改善生活状况,一个人常常身兼数职、从多个工作中获得薪水,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现代人经常从一个居住地转移到另一个居住地,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工作的经常流动,使人和人之间保持密切的、恒久的往来和交流变得十分困难,这甚至影响了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

四 现代人际关系的重塑

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使现代人深刻地体验到稳定性、目标感、认同感和安全感的缺失,并产生了内心

的极度焦虑和恐慌,归属的需求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建设更有生机的、包容性的、相互支持的融洽和谐与协作友善的生存之所,创造一种能够促进人类幸福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重要。

1. 营造温馨的家庭

家庭是最具有感情色彩的社会初级群体,它是家庭成员的情感皈依。但是,随着资本对现代社会的全面拓殖,家庭关系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亲情、爱情甚至变成可以出卖和用金钱来购买的东西。家庭作为其成员的保护伞的意义降低了,婚姻行为也变得更理性,人只因各自具备某种属性或社会功能特质而相互结合。在现代社会中,婚姻的破裂和新的家庭的组建不再为人诟病,千年相守、相濡以沫的爱情只能在小说里看到。婚姻双方根据各自的理性决定婚姻的存续与否,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这种进步也意味着一种退步,婚姻的破裂和新的家庭的组建对子女的不利影响更是伴随终生的。因此,“现代性的解放力量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规约,资本的影响力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无论如何,家庭是一个不容资本、金钱殖民的领域”^{[8] (P103)}。家庭成员之间决不是一种工具化的关系,家庭本身寄托着祖辈的期望,包含着晚辈的体贴。因此,要重视家庭环境建设,充分发挥家庭所特有的抚慰个体的心灵、塑造个体精神归属的功能。

2. 增进社区的归属感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个人总是要身处一定的社区之中,对“社区的归属感,是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本社区地域或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8] (P103)},包括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喜爱和依恋。虽然,现代社会工作的流动性导致了人们住所的不稳定性、变动性、临时性。但是,在某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人们仍然是归属某些特定共同体的,结束了一天的劳累后,我们必须返回到自己的栖息之地,因此,人们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或强或弱地体会到对我们生活的社区和邻里关系的一种归属感。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可以降低人们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孤独感和离群感,为人们提供情感寄托,使人们形成守望相助、关系融洽的共同体。

3. 发挥结社的功能

个体独立面对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快、人情淡漠的社会往往是很无助的,因此,现代人组建了基于职业、爱好、利益一致的新的聚合,即各种结社组织。现代人热衷于组织和参加一些与自己的兴趣、身份、

地位、收入相一致的社交圈子或组织活动。这些组织确实是社团成员之间相互沟通的很好的途径,它们可以满足现代人的交往需求,每个人出自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自由地加入社会团体,可以获得一种与他人之间的归属感。社团成为人们之间沟通和交流的纽带,在这里,个体可以寻找到自己事业和情感的寄托,可以分享情感和成功的经验,社团成为成员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和相互交流的精神家园。个体还可以依靠社团的力量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可以有效地消除外界对自身的不公正现象,体会到自身能力的提高。此外,社团还可以激发一种公共精神,使民众可以不计自己的得失,为了他人的利益能够随时准备参与更多的共同体,促进整个社会向善的行为。

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看似是传统与现代的殊死较量,实质上却是资本与全人类的较量。面对被资本力量骚动不安的社会,个体内在精神的空虚必须由家庭、社区、社团等居间性团体来填补,现代社会必须努力营造这些团体,精心呵护、认真培育这些团体,为自由而孤独的个体构筑起防护带。否则,

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会给个体造成直接的、巨大的冲击,使个体感到无所适从,进而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

参考文献:

- [1] 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M]. 欧阳景根,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2]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M]. 添禾,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保罗·霍普: 个人主义时代之共同体重建[M]. 沈毅,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 [5] 吴玉军: 共同体的示威和现代人的生存[J]. 浙江社会科学, 2009(11).
- [6] 马歇尔·伯曼: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 张辑,徐大建,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7] 弗洛姆: 逃避自由[M]. 陈学明,译. 北京: 工人出版社, 1987.
- [8] 吴玉军: 现代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的重塑[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12(1).

Capital Logic and Sense of Belonging of Modern People

ZHANG Chun - ling

(Value and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As a member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we always need the acceptance and recognition ,care and help ,support and understanding of other members ,which is what we often call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he sense of belonging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human being ,but the attention paid to it and research to it is in the modern society. In modern society ,the capital logic brings peopl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into cities ,the flow of urban life spawned atomism relationship ,making modern people generally feel that the loss of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fragmentation of life world ,a sense of unworthiness ,a sense of no purpose ,a sense of meaninglessness enveloped the modern human heart. Thus it constitute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modern people's pursuit of freedom and the ownership of the yearning.

Key words: the sense of belonging; community; capital logic; fragmentation; atomism

(责任编辑 王能昌)